

滇風蜀雨

楊森

胡若愚鐵籠囚龍雲

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四日，雲南督軍唐繼堯死後，滇中立起戰亂。他麾下的四位軍長，互爭滇主，相持不下，終於爆發了一場內爭。胡若愚引黔軍爲助，擊敗了龍雲，攻破昆明城。龍雲被他生擒活捉，關在一隻巨大的鐵籠子裏——因爲龍雲武功很好，胡若愚怕他越獄而逃。胡若愚把龍雲囚在五華山上，自任雲南省長、滇軍總司令。但是龍雲有一位從小在一處長大，情逾骨肉，共創事業的好朋友盧漢。龍雲比盧漢大六歲，兩人先後畢業於雲南講武堂，同爲滇軍中堅，唐繼堯的親信，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，龍雲當近衛旅旅長，盧漢是滇軍三十二個團裏面的第三團團長。當龍雲被胡若愚所俘，盧漢異常着急，他收集龍雲所部殘餘，和時已返滇出任軍長的唐繼堯，還有另外一名軍長張汝驥組成聯合陣線，反攻昆明。胡若愚自知不敵，開城出走，逃向貴州。龍雲則仍然被囚在鐵籠子裏同行，還是胡若愚的俘虜。

當時在昆明城裏還留有一支完整的部隊，那是唐繼堯一手訓練而成的一個師，師長王杰修，兵強馬壯，配備精良，一向是唐繼堯的警衛部隊。龍胡大戰時期，王杰修助胡而反龍，方使龍雲喫了大虧。當唐繼堯、盧漢、張汝驥迫近省城，王杰修自請斷後，胡若愚便和他約定，在逃向貴州的半路上等他。但是胡若愚走到半路，左等右等，不見王杰修前來會合，他心知王杰修一定是騙過自己，而留在昆明等唐繼堯來時投効。他一氣之下

，便跟龍雲談條件，只要龍雲答應他同昆明殺了王杰修，他願意開籠釋放，縱虎歸山。那龍雲死裏逃生，他當然不肯萬肯。於是胡若愚便放了龍雲，讓他回到昆明城裏。龍雲一回昆明，便召集舊部，親自動手，他殺了王杰修，將那一師精銳納入自己的掌握，再加上盧漢所部，他不但搶先一步控制省城，尙且成爲雲南最大的一支力量，唐繼虞失却王杰修這一師勁旅，他就不再有何雄爭霸的資格。唐繼虞黯然引退，自此展開了龍雲主滇一十八年的新局面。那時候國民革命第一期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定鼎南京。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七月一日雲南易幟，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三迤。龍雲被中央任命爲雲南省主席，滇軍改編爲兩個軍，計爲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軍長龍雲，第三十九軍軍長張汝驥。寫到這裏，我該回過頭去寫一寫始終以我爲主角的四川內戰了。

辦講武堂收韓國生

我以一師之衆，解成都圍，驅走滇軍，自己便在瀘州歇馬，希望能够從此開創一個小小的局面，我不同成都，參與羣雄角逐，那是因爲一來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，二則瀘州是川南重鎮，地阜物豐，在經濟價值上，她遠勝過稅源不寬的成都，第三的一層原因呢，很簡單，原來的川軍各部，他們也要有個安排。

前此川滇兩軍在成都打仗，當時有舉足輕重之勢的黔軍將領戴戡，他一直在隔岸觀火，聲色不動，很明顯的他是想利用這個天下紛爭的機會，遂行漁翁得利的妙策。果然，滇軍圍我，我破滇軍，有一個短時間，他也如願以償的當了四川省長兼督軍。

戴戡總攬四川軍政大權，也想因襲羅佩金的手法，以黔軍治川施以高壓政治。這一次又是劉存厚不服氣，川黔軍發生衝突，戴戡力戰失敗，死在亂軍之中。

滇黔軍走的走，垮的垮，四川又復陷于混亂。民國七年，熊克武佔領成都，劉湘據重慶，川北則爲劉存厚的勢力範圍圈。民國九年十二月，熊克武勝劉存厚，入主成都，稱川軍總司令。

我不管他們的事，我開始在瀘州埋頭經營。

就在這一年，我的職銜是川軍第九師師長，兼任川南道尹。我的根據地是瀘州，因此我經營川南的目標是整軍修文，齊頭並進。

順利攻入瀘州的時候，我已經有一萬多人的兵力，後來我儘量擴充，先有郭汝棟的一個團歸誠，後來又招安了范紹增的一股巨匪。郭汝棟是工兵出身，護國軍之役，他在劉存厚軍中任工兵營長。范紹增又名海亭，渾名哈兒，他是袍哥禮字輩的『大哥』，輩份不高，頗有潛勢力，他的部隊全部袍哥化，不分階級，一概兄弟相稱，打起仗來倒是驍勇得很。

護國軍興，獲得勝利，滇軍駐紮四川，當時頗有久遠之計，趙又新在瀘州，經常和我談起一個問題。他鑒於滇軍的中下級軍官，多半是由士兵積功洊升上來的，他們教育程度不高，智識水準偏低，作爲現代軍官，確實難當重任；當時曾有人提出建議，何妨把他們送回雲南，進雲南講武堂繼續深造。但是趙又新以爲昆明遠在千里之外，長程跋涉，很不方便，後來他徵詢我的意見：是否可以在瀘州設立一所雲南講武堂分校。

我知道，他所以這樣問我，是因爲我在民國二年，曾經担任過四川軍官教育研究所的教育長，川軍中有不少將領，都是我的學生。在二軍高級將領中，對於辦軍事教育，我勉強說得上是內行，於是我告訴他說：他這個計劃，非常之好。

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成立之後，我以二軍參謀長的身份，負起實際責任，這時候，分校除了調訓各級軍官

，同時也吸取一些當地的優秀青年，培養陶冶，期能成爲未來的幹部。在我廣安家鄉的子姪親友，也有若干志向遠大，希望投筆從戎，以及見我有了相當的地位，想來投奔我的。我都叫他們到分校讀書，作爲他們一生事業的起步。

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辦理的時間不久，從外面招收的學生更少，但是其中居然也出了幾個出類拔萃，功勳卓著的名將，譬如在抗日和戡亂戰爭中送有特殊表現的楊幹才，他是我的侄孫，當時也是這間學校的學生。

滇軍敗走，我出主川南軍政，爲了培養幹部，作育人才，我把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，改做瀘州第九師講武堂，這所學校成立於民國七年，其間很教出不少優秀軍官，當時韓國亡於日本已久，許多愛國志士，紛紛投奔我國，一方面表示他們義不帝秦，不甘爲亡國奴，另一方面，也想在中國接受軍事訓練，在異日復國運動中大獻身手。在民國七年那麼早的時候，於川南瀘州如此一個偏僻遙遠的地方，韓國志士投身第九師講武堂的，就有四十餘人之多。

二次大戰後，韓國早已復國，如今蔚爲東亞中流砥柱，而我的那些韓國學生中，如前駐華大使金弘一，著名將領金震等人，對於韓國獨立，和抗共戰爭，都有極大的貢獻。又如其中的一位趙鎬濤同學，曾在我的部隊服役，後來且曾積功升任上校。

第九師講武堂是我軍隨營教育的嚆矢，自此以後，我每駐防一地，只要環境許可，我都有軍官教育機構的設置。

兵荒馬亂川南道尹

我担任川軍第九師師長，兼川南道尹，時間是在民國六、七、八、九這四年間。民六、民七、民八、民九，國內的政治情勢很混亂，南北政府對立的局面已經粗定。北洋政府方面，袁世凱死了，黎元洪繼之，在他的手裏，國會被解散，臨時約法被廢棄，六年六月六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號召西南各省討逆救國，七月一日張勳



也曾担任過護國川軍總司令，在本文作者楊森將軍之前任職四川都督的劉存厚將軍。

滇風蜀雨

要出了宣統皇帝復辟的鬧劇，黎元洪去職，馮國璋代理總統，九月一日，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國父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空軍大元帥，十日就職，宣告戡定內亂，恢復約法。七年五月，非常會議又選舉國父等七人爲軍政府政務總裁，十月，徐世昌在北平當了大總統，十一月，由北政府先行下令前方部隊罷戰退兵，護法之役，暫告結束。

民國八年十月十日，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，公佈總章，九年七月十四日直皖戰爭爆發，從此以後，北洋軍閥不斷的內訌，內戰，兵連

禍結，東南與中原一帶，生靈塗炭，民不聊生。然而四川省內，這四年之間却由於滇黔兩軍相繼被驅逐出川，川中將領，雖然偶有小規模的衝突，但是就全國的大環境而言，總算是出現了小康的偏安局面，我在川南，因而也就得以專心一志，埋頭於地方建設。

我常以爲，一個人的思想、興趣和志業，往往會隨着年齡的增長，眼界的拓寬，以及心胸的擴展而有所變更。孔夫子曾喟然而嘆：『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』但他如能留心觀察，他便會曉得河床有深淺淤穴，水流有寬廣窄逼，河道殊異，水勢不同，天下事幾乎是沒有一成不變的。

兒時在鄉，家裏不許我習武，我偏練騎射刀弓石，當年愛看小說，看的是三國與水滸，伯父愈禁，我越看得起勁，對於書中『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』的俠義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忠誠，每每使我熱血沸騰，心胸壯闊，這些小說强有力的引導我矢志成爲桓桓武夫。

後來進學校了，聽老師一再重複的講：科學要緊，船堅砲利第一，彷彿不從事科學研究，就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淪亡。因此有一段時期，我想在聲光化電諸學中消磨一生。

當了軍官，由於接觸的人物較多，閱讀的書報更廣泛，因之心志又隨而不變。我熟讀資治通鑑，也嘗遍閱中外文學名著，閒來無事吟哦舊詩，與古人攜手同賞春花秋月，暇時輒以寫字賦詩自娛，依稀彷彿自己也是位才高八斗的斗方名士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時期。民國二年，我和熊克武從事二次革命失敗，應黃毓成之請隨軍入滇，接觸了蔡松坡、唐繼堯、李烈鈞等人，又耳聞目睹雲南的政治種種，更使我對政治工作產生了莫大的興趣。

在瀘州，我的勢力範圍在瀘縣、資中、內江富順、江安川南一帶。我的部隊共有王纘緒、王正鈞和楊春芳

三個旅。續緒、正鈞，二王都是我在成都速成學校時的同學，楊春芳是我最早收編的土匪，他可以說是我一手培植出來的一支武力。——我的勢力圈擴充最廣的時候，我曾進駐川中最富庶的自流井，那裏是四川岩鹽最大的產地，以出產而論，它可以說是全四川最富庶的地方。

從此我暫時不求向外發展，我明白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，我要運用有利時機，建設川南。

我當川南道尹的時期，經常召開民政會議，集合我轄區的各縣縣長參加，向他們闡說治理地方的要旨。當時，江安中學有一位數學教員盧作孚（又名盧思），上了一封萬言書給我，條陳一切政治改革，應自教育入手，而以教育統治人心，為基本準則。他建議我應該設一專門機構，延攬各種人才，他強調的說：『事得人而能舉，無人才即不能發生力量。』

他這個說法，深獲我心。我一望而知，他的建議很有價值，於是我便召見他，和顏悅色的問：

『你是那個學校畢業的？』

盧作孚坦然的答道：

『我沒有進過大學。』

我有點不大相信，再問他：

『那你怎麼教得了中學的數學？』

『我曾經在成都一個補習學校讀過幾天。』

『你現在的程度怎麼樣？』

他還是老老實實的回答：

『教中學嘛，勉強還可以對付得過去。』

那時，正好教育科有一名科員缺，我問他：你可否屈就？他謙遜的說：願予一試，——作爲施展他生平抱負的起點。這是我與民生公司創辦人，日後的中國航業巨子盧作孚關係的開始。

學校教育，先自整頓川南師範入手，我聘惲代英當校長、鄧演達、蕭楚女、陳啓修等充教員，這班人都是屬於少年中國學會的，民國八九年間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具體的組織，甚至於連共產黨的名稱亦未產生。少年中國學會算是很左傾的團體。惲代英能說善道，頗有煽動力量，我一再的告誡他說：我爲了造就川南子弟，我只看重你們的學識，事事向進步方面做，以及教學認真，我請你們專心辦學，不管外務。但我還是怕他們會有野心，因此我把他們的行動，局限於學校之內。

那時候他們在學校裏辦得有川南日報、正報月刊，宣傳他們的思想，進步而偏右，和我的見解大同小異。我又設立了川南圖書館，館址設在瀘州，藏書近八萬冊，在四川全省恐怕這還是首創。川南道轄二十七縣，北迄仁壽，南抵合江，我在這個廣袤千里的區域裏，首先設置瀘州、江安、隆昌、富順等五六間中學，校長一律是北平大學畢業的川籍飽學之士。到了後來，我更完成一縣一中學的空前之舉，川南有道二十七縣，便有二十七間中學。這一點，事隔若干年，尤爲川南人士津津樂道，引爲自傲。記得當年瀘州中學的校長卽爲劉航琛，劉在北平大學讀經濟，他是瀘州人，世代經營釀酒業，愛人堂的香花酒，馳譽全川。他雖然出身富家，但却矢志向學，博聞強記，後來成爲四川不可多得的財經人才，抗日勝利後一度膺任經濟部長，迄仍在台。

除了舉辦學校，我更注重人才的延攬和培養，何北衡當時担任我的祕書，他爲了鼓勵川南學子求得高深的學問，竭力鼓勵青年人出外留學，記得當時我曾硬性的規定：但凡有人負笈遠遊，留學外省或外國，我一律每

月給予一百銀元的津貼。

由於我的竭力提倡學術文化，漸漸的，史無前例的，川南一帶變成了全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，隱隱取代重慶，成都的地位。當年外國人或外省人要參觀四川的文教建設，當軸都請他們到川南來看看。

在川南道尹任內，做了許多事情，確曾發生了相當可觀的影響。四川將領，或則出身仕途，或則崛起草莽，民國初年，國勢積弱，初經大變之餘，分崩離析，羣雄割據，四川一省，從來不曾出現過統一的局面。做官的五日京兆，朝夕政情不一，帶兵的，往往變生肘腋，生命前途，竟然取決於掌握兵權的部屬一念之間，而朝秦暮楚，賣主求榮，求質財求獲高位，早已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軍閥作風，沛然以興，軍閥之稱，可大可小。但凡人佔據了一塊地盤，他的首急之務，唯有二端，一是開一個造幣廠，先來操金縱融命脈，經濟大權。二是設一所兵工廠，造鎗隻，鑄子彈，務使軍火供應，不致斷絕。

再其次就該橫征暴斂，括地皮，借錢糧，使自己的財富越積越多，腰纏萬貫，方始可以予取予求，或則收買敵軍將領，或則準備自己萬一失敗，出奔逃亡的資金。於是在這種攘利為先，不恤民命的作風下，四川省的老百姓開始大遭其殃，民國十年以前，居然有將田糧賦稅，預先徵收到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四十年以後的，搜括之狠毒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四川將領人人擁兵自保；斂財自重，對於民生疾苦，地方建設，當然也就無心，抑且無力兼顧。誰會過問街道寬窄？誰肯收容傷兵乞丐？外患不已，內政窳劣，於是乎天怒人怨，他們的情勢也就岌岌可危，憂心忡忡，甚至夜不與寐。看到我在川南大興建設，幹得有聲有色，我的作風使他們有所警惕，影響所及，他們也在想要埋頭建設，爭取民心，至少他們想要和我同樣的受到民衆愛戴。

就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微妙心理狀態下，四川全省，七千萬民衆開始蒙受川軍將領的福祉。

民國十年前後，四川戰亂頻仍，兵連禍結，在羣雄角逐，各自爲政的局面下，以我的力量最大，聲譽最高，外間的奧援也多。當熊克武倡呼『川人治川』，經過大家的努力，滇黔各軍都退出四川了。於是由熊克武担任川軍總司令，劉湘任副總司令，川軍編爲兩個軍，熊克武統第一軍，劉湘是第二軍軍長。第二軍轄有唐式遵、潘文華等師。

劉湘看我在川南幹得有聲有色，實力也在天天的擴充，他想跟我合作，自願把第二軍軍長一席拱手讓我。我覺得塾居川南，終究侷促得很，實在難以發展，爲了施展胸中抱負，於是便欣然應邀到重慶。我所任的川南道尹，則交給我的部下旅長王纘緒代理。

更益一境進駐重慶

民國九年，我到重慶，就任川軍第二軍軍長，兼重慶市政督辦，衛戍司令，和第九師師長，軍政重責，集於一身。但是我有計劃，並且有決心，要將重慶及其附近轄區，全盤整理建設，使其面目一新。

重慶，在周朝時是巴子國，秦置巴郡，漢曰巴州，梁云楚州，隋唐爲渝州，宋改茶州，淳熙年間設重慶府。民國後改設巴縣，後又改重慶市。抗戰時期，國民政府西遷，以重慶爲陪都，前後歷時七年，於是改爲特別市，直轄行政院。她簡稱『渝』，則是由於隋唐時代的渝州而來。

秦朝所置的巴郡，範圍很大，保寧、順慶、夔州、重慶四府都在其內，連瀘州也是它的轄區。因此，我的故鄉廣安，從前也是屬於巴郡的一個縣份。

四川全境，由北而來的一條大江，是嘉陵江，由西而東，則爲金沙江下游的長江。這兩條大江，恰巧在重慶會合，以是重慶右嘉陵而左長江，自古以來有這麼一句話：『金蜀之水，傾注於此！』不僅四川一省，連康藏滇黔，甚至陝甘甯青一帶的山貨，長江下游各地的海貨舶來品，溯江轉運，都以重慶爲集散之地。光緒二十年，烟台條約訂定開商埠於城外，十七年正式開放，可說是西南第一大商埠。

重慶地形，其實是一座半島，突出於揚子、嘉陵兩江之間，它的形狀，很像一隻大嘴鵝鵝，浮屠關以高屋建瓴之勢，控制全城，位置恰在鵝鵝頸上。整座山城，建於坡坎起伏的山崗上面，由江岸到馬路，要爬幾百道石階。城裏的街道，因爲遷就地勢的關係，忽起忽伏，往往有很高的坡度。全城有朝天、千廝、臨江、通遠、南紀、儲奇、望龍七座城門，其中六座，面江而築。

重慶的北邊，隔着一條嘉陵江，有江北縣城和它遙遙相對，正南方面由儲奇門過渡，便是川黔大道的起點海棠溪。在重慶四週有東、南、西、北四處溫泉，而以南北兩溫泉最具規模，向爲重慶市民郊遊沐浴的好去處，它對岸的塗山，相傳是禹后的故里。重慶城內，街道縱橫，自高處眺望，萬瓦如雲，鱗次櫛比，實在是一個很繁華熱鬧的大都市，商業區。但是當我就任的時候，全重慶只有白象街、望龍門，和鷄街口、朝天門一帶，才有幾幢新式的洋樓，其餘大都是土牆瓦頂的平房，沿江那些陡峭的石岸，還有老百姓凌空架屋，下面用木頭或粗竹支撐，顛巍巍的支起好幾丈高。上面臨街的地方，居然搭得起兩三層竹篾牆，薄地板的樓屋，密密麻麻的不知住了多少人口。

民國九年重慶只有二十多萬居民，但却是沒有自來水，同時由於全城建在岩山之上，事實上更無法掘井鑿泉，因此重慶市民食用所需，除了偶然接些雨水以外，完全依靠成千上百的担水伕，從沿江各處，一挑挑的担

水上來。這些人以担水爲業，分送各家，世代相傳，不以爲苦。他們成羣結隊，排成長長的行列，下幾百級坡，勾兩桶江水，回頭再攀援幾百級的高坡，上大街小巷，送到長期僱主的家裏，工作一成不變，陰晴雨雪習以爲常，而且絕對不能休息。長年累月，辛勤勞苦的工作簡直使他們成爲機器。担水伏和江上拉繆的繆伕，他們有一項特徵，那便是兩肩皮膚磨成了紫色，有些『資深者』，肩膀的胛骨都壓彎了，深深的陷下，出現兩處明顯的凹痕。

重慶居民，食用全部依靠兩江之水，然而就在担水伏魚貫上下的江邊，却到處挖得有最簡陋，最骯髒的『公廁』，便溺遍地，羣蛆亂飛。這種公廁，沒有屋頂，也沒有圍牆，就在石坡之旁，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，挖一個大坑，上面鋪起一條條的石塊，兩石之間，距離不到一尺，因爲隔得太寬，就怕便溺者一不小心會摔下去，那將會有生命的危險。如廁者上這樣的廁所，等於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露天方便。坑大又深，石條更長，擁擠時人在上面排成一串串，夏日炎炎，臭氣足可薰得人發昏。而最糟糕的，還是糞便的出路唯有大江，而江濱正有人一挑挑的担着食用水。

這麼大的一座國際商埠，西南大城，街道湫隘狹窄，寬度不過一二公尺，所以重慶的交通工具，除了驢馬轎子，就只有一種名爲滑竿的便轎，全部竹製，乘客半躺在粗竹條上，看藍天麗日，白雲悠悠。大街兩旁的店鋪，生意清淡的時候，對門的老闆或伙計，可以各自倚着櫃台，閑閑的談天。

治安方面，也是大成問題，出七星崗，到了兩路口，便是阡陌縱橫，一片田園風光。上清寺、牛角沱以外，都還沒有開發。一過歌樂山，常有小股的土匪出沒無常，攔路打劫，甚至殺人越貨，綁架勒贖。城中心區，由於西南各省的物資在此集散，長江上游手法高超的小偷扒竊，便也經常在重慶大顯身手。每天晚上九點鐘過

七座城門緊緊關閉，邏卒不絕，如臨大敵，而把許多大商家，大貨棧，輪船碼頭，投宿客商，全部關在城外頭。

對外交通，兩條大江，不見一艘輪舶，載客運貨，全都使用揚帆、划漿、拉繆的大小木船。航空方面，因為全四川沒有一座飛機場，所以四川人也從來不曾搭過飛機。陸地要道，北往成都一千零五十里，坐轎子或走路，通常都要十一二天，電話電報，除了軍用，老百姓根本就無法利用得到。

這就是我担任市政督辦當時的重慶，而前後兩三年之間，我趁連年爭伐的餘暇，埋頭努力，經之營之，我使重慶奠定了初步建設的基礎。抗戰初期，中央政府全部遷移到重慶，沿海一帶各大城市的重要工業，大部集中到重慶附近，重慶容納過六倍於原有的人口，它成為抗戰的司令台，全民的精神堡壘，東亞的燈塔，經過歷時數年的毀滅性轟炸，她仍然屹立無恙，支持全國抗戰，直至勝利來臨的那一天。

在重慶大興建設，短短兩三年間竟然做了那麼些事情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施展鐵腕，大刀闊斧，與利除弊。我個人肯破除情面，大公無私，當然我就不怕任何人加以掣肘，同時，我有了建設新川南的經驗，我將我在川南道尹任內的作風與故法，全部移到重慶來，孜孜矻矻，竟我事功。

楊天驛是得力助手

重慶的大小街道，是我排除萬難，加以拓寬的。大溪溝、渝簡馬路、南區馬路、縣廟街、陝西街、大樑子、小樑子、都郵街等等，它們能有抗戰時期的繁華闊大規模，都是我當年多方面努力的結果。在重慶興教育，普設學校，以及民衆教育機構，如圖書館、運動場，我仍舊按照在川南的老辦法，硬性規定，強制執行。重慶

所屬的大小縣份，每一縣必須有一所中學，一間圖書館，一座運動場。

至於衛生，我首先從觀念上的改變着手，全力宣傳環境衛生的重要，設置衛生管理人員，重慶近代化的醫院，西醫西藥的推廣和提倡，我都用了很大的氣力。改良公廁，實行挨家挨戶的衛生檢查，清潔用水，而且又開始籌設自來水廠。這些工作，曾經佔據了我很多的時間，花費了我不少的心血。其結果，是使重慶市的環境衛生獲得顯著的改善，更重要的，尤爲我給重慶市民帶來了新的觀念，人人都應該對環境衛生負起責任來。

另一項化費氣力較多的，是整頓治安，自我領軍主政以來，我到任何一地，首急之務便是肅清匪盜，維護秩序安甯。因此，我從不容許我所管理的地方，有一名土匪強盜小偷流氓，甚至有一個乞丐存在。重慶附近的股匪，一聽說我當了市政督辦，不需要我清剿，他們就自動的偃旗息鼓，悄悄的轉移到我轄區以外。而我在重慶，又拿出川南行之有效的辦法，一抓到流氓小偷和乞丐，立刻送進習藝所，強迫工作，讓他們能够自立，從此安份守己，不再爲非作歹。

因爲我又担任第二軍軍長，又兼攝重慶衛戍司令，在治安工作方面，我不免要特別的加以重視，當時在這項工作上給我幫助最多的，是我的憲兵團長楊天驊。

楊天驊和我素無淵源，他既不是我的學生，也不是我的親戚。他原先是在田頌堯的軍中，有一年，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，備致仰慕之忱，有意投身麾下。我見他那封信寫得不亢不卑，文情並茂，便覆了一封信給他，我開門見山的問：你那封信是自己寫的呢？

不久，他又寫來了回信，他說，信確實是他自己寫的，如果我不相信，他請我儘管面試，當面出題目，叫他作文章。

這樣坦坦白白的回答，很好。我當即再覆信去，喊他過來，於是他來了，我親自召見，見他年紀只有二十多歲，氣宇軒昂，人也長得漂亮，我問他在田頌堯那邊，担任的是什麼職務？他說，他在當機關槍連的連長。我說好的，你到我這裏，我還是派你帶機關槍連。

早年在川軍之中，機關槍是一項很重要的資產，他剛從田頌堯軍中過來，我就把機關槍連交給他帶。我質是在向他表示，我愛護他之切，信任他之專。

他果然發憤努力，把那一連人帶得非常之好，訓練嚴格，風紀優良，士兵的技能與體魄都有進步，每次考核，他那一連都能冠於全軍。我知道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事，因為在我的部隊中，我對各方面的要求向來很高，楊天驊能在短暫時期之內，出人頭地，確實不太簡單。

至於他個人，忠誠負責，任勞任怨，能盡職責，筆下尤佳，無論我交給他什麼任務，他都能順利圓滿的達成。他在我部隊裏兩三年，立過無數汗馬功勞，冒險犯難，攻堅摧銳，楊天驊每一馬當先，萬死不辭。因此，他晉級很快，兩三年後，他就當上了憲兵團長。

從前部隊裏的憲兵團，士兵素質特別高，武器配備頂頂好，打仗的時候，不光是衛戍後方，前線督戰而已，遇有最危險、最重大的任務，他們往往是要去打頭陣的。楊天驊這個人，確實是一位率領憲兵團最適宜的人選。

四川內戰揭開序幕

至於其他的建設事項，犖犖著者，如像我完成了四川全省最重要的那條成渝公路，由重慶市的兩路口起築

，途經璧山、永川、榮昌、隆昌、內江、資中、資陽、簡陽八個縣，直抵成都城內。這一條公路，計長五百餘公里，使過去要走十多天的行程，縮短到僅祇一天半。同時，由於成渝公路的告成，還間接的促使四川統一的局面，提早實現，結束了自民國開元以來，十多年裏，成都重慶始終分立的不合理現象。

在我的規劃與努力之下，珊瑚壩建立了中國第一座江上沙洲的飛機場，長江裏開始航行大小不一的各國航輪，民用的電話和電報開放營業，機器工業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。

如果不是連年用兵，兩三年裏我曾四度進軍成都，其中還有一次失敗出川，遨遊宜荆、武漢、洛陽、長沙，整整耽擱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我相信我還能夠爲重慶市民，乃至四川同胞多做一些事情。當我辭離重慶市政督辦職務，就任四川督軍兼省長時，重慶不該還停留在成爲近代化的起飛階段，它可能已經名符其實的，列爲西南第一個近代都市了。

爲了軍事第一的迫切需要，我採用我自己的一貫方針，無時無刻，不在加緊訓練我的部隊。在瀘州我開辦過第九師講武堂，到重慶我又成立了規模更大的軍事講習所，這是我訓練基本幹部的學府，我對它全神貫注，事必躬親，每星期我都親自去向學員們作精神講話，有許多教材和講義，也由我親手訂定。

第二軍是全四川最大最強的一支武力，我手下有編制完整的三個師，亦即唐式遵、潘文華和我自己的第九師。劉湘的職銜則是川軍總司令。

唐式遵和潘文華的兩個師，兵員充份，武裝配備都很好，我在劉湘的全力支持之下，將這兩師軍隊，不斷的加以整頓，加強訓練。我希望將來當我指揮他們作戰的時候，能和我自己的部隊同樣的發揮力量。

當年四川的情勢，熊克武率領川軍第一軍，佔據萬縣、綏定、順慶一帶的地盤。劉湘統領第二軍開府重慶

，勢力範圍在重慶附近十餘個縣，我則兼任川南道尹，兼二軍九師師長，仍還領有川南二十七縣。

等到劉湘被推舉爲川軍總司令，這位同班同學和我更進一步合作，將他名下的軍政大權全部移交給我。這時候，我所從事的第一次大戰役，便是應下川東熊克武的要求，和賴心輝、熊克武組成聯合戰線。

劉存厚在四川內戰諸役之中，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，他出身日本士官學校，曾經在雲南講武堂任教，因此和滇軍頗有淵源。民五護國軍役，他的防區在瀘州鉅永一帶，當時他因不堪北洋軍的壓迫，乘機反正，敞開大門，迎護國軍順利北上，可說是頗有功勞。洪憲帝制告終，護國軍大獲全勝，酬庸功勳，分茅列土，身爲首義元勳的劉存厚搶先抵達成都，然而滇軍總參謀長羅佩金代蔡松坡爲四川督軍，頭一件事就是要改編劉存厚的部隊，他爲蘄求自保，和羅佩金部在成都巷戰，倖獲勝利，及黔軍戴戡爲四川督軍，川軍不服，於是成都巷戰又起，這一仗，戴戡死于亂軍之中。又由我的老師周駿先生，以川軍第一師師長身份，督軍四川。後來護法軍興，熊克武聯合滇黔軍圍攻成都，周駿棄職而逃，熊克武攻下成都，自稱川軍總司令，坐鎮成都，因而使得川軍將領普遍對他不滿。

劉存厚所轄僅祇鄧錫侯和田頌堯兩部，鄧錫侯字晉康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，民國元年，四川起義成功以後方始回川，他的臉型長而圓，大眼直鼻，嘴唇豐厚，兩頰圓潤，生就一副風流俊俏小生模樣，此人能言善道，機智多變，在川軍將領中，素有『水晶猴子』的綽號，由此可見他的八面玲瓏，肆應有方。

打起仗來，鄧錫侯和田頌堯一樣，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倘論外交手腕，鄧錫侯又比田頌堯略高一籌。劉存厚是他們的統帥，然而不論文治武功，他的才幹都不能和這兩位部下相提並論。

熊克武入蓉，我們便接收下川東、萬縣、順慶、綏定三府，於是在獲得熊克武的同意以後，率師南返，

以免重慶空虛。不久，劉存厚的所部，在四川將領中崛起了兩股新興勢力：鄧錫侯與田頌堯。他們二人協力齊心，打敗了熊克武與賴心輝，從此他們不再接受劉存厚的節制，在四川諸將領之中脫穎而出，鄧田聯軍的聲勢相當浩大。

到這時候，四川省的局面，又重寫新頁。鄧錫侯、田頌堯以新銳的姿態，守在成都，熊克武棄兵曳甲，退回川東，我和劉湘擁有足以底定全川的兵力，却仍然偏處重慶至瀘州一線，我部官兵誰都不肯甘心，同時我們更急於再求發展。因為當時的這幾步棋，始終擺不平衡。

數年前看到一篇文章，說是四川自從民國元年以後，到民國二十三年為止，在此二十三年之間，四川的混亂，演出大小戰爭四百八十多次，平均每一個月要打兩次仗。我對於四川內戰不曾做過統計，因此不能力斥其非，但是，我却要在記述我所參與的『內戰』之前，先說一說內戰發生的原因。

鼓輪東下突擊萬縣

『秦失其鹿，羣雄共逐，分裂山河，皆爲戰場。』數千年來中國的亂興，正是循此通例，嬗遞演變。三國演義上用這麼一句話，來說明這種現象，即所謂：『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』三國時代，袁紹的謀士沮授也曾說過：『萬人逐鹿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定，分定故也。』

滿清鼎革，各地隨義旗之所舉，羣雄並起，中華民族出現滿目生機活潑的氣象，國家由積弱而發奮圖強，海內外輿論，都說東亞這隻睡獅，終於醒了。但是由此一氣象，同時又給中國帶來內亂頻仍，紛爭不已。單以四川一省而言，從川路風潮，辛亥反正開始，內戰打了二十多年，這些內戰的發生，兄弟鬩牆，黃豆燃箕，究

竟是爲了什麼呢？簡言之，一方面是整個國家大環境的動盪不安所使然，另一方面，則爲掌握軍隊的人，個個雄心萬丈，都想施展抱負，全在處心積慮，爭取『天下烏乎定，定於一』的理想境界。

劉湘是我在成都速成分校時期的同班同學，民元民二，我在川北底定全局，大有發展，由於身爲職業軍人，軍令斷不可違，我曾將我的軍隊移交給他，從此他在四川算是一個脚色，利用他靈活的手腕，深沉的機智，縱橫捭闔，時仆時起。民國六年以後，他千方百計的拉攏我，兩個老同學一合作，不久就創出了很大的局面，當時我們的勢力範圍，幾佔全川之半，而且，四川的富庶精華地區，如重慶、瀘州、內江、自貢，全部掌握在我們手中。

力量膨脹，必須發展，這和冷縮熱脹的物理作用並無二致。第一次應熊克武之邀，合攻佔據川北的劉存厚，原意就是要擴充地盤。然而劉存厚被撵走了，他的部下鄧錫侯和田頌堯却脫穎而出，打敗了熊克武，仍舊保有成都一帶。熊克武退回萬縣、涪陵、忠縣。在我和劉湘的心理，不但看不起他的顛預無能，而且對他還有一股怨氣。這是我們決心驅逐熊克武的表面理由。

內在的原因，則基於萬縣是川中第二處大商埠，地阜物豐，稅收額要佔全省第二。還有一點，熊克武盤踞下川東，恰好封住了我和劉湘的咽喉，阻擋我們向東發展的進軍路線。

熊克武參加同盟會很早，四川起義之前，他也曾經出生入死，發動過幾次起義，但是自從二次革命失敗，他的『長衫軍』，便成爲四川人譏諷嘲笑的對象。他能够得到革命黨的有力支持，然而他不能打仗，他的軍隊平時耀武揚威，打起仗來一聽槍砲就跑。民國十一年我曾以一萬多人，打下他的根據地，繳了他四萬多人的槍，這是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戰役。——不過熊克武有後台，他摔倒的次數很多，爬起來却最快。大多數的四川

將領，因而對他都很輕視，這在熊克武本人來說，也是無可奈何的悲哀。

攻成都一仗功敗垂成，我的軍隊一退却，他便被鄧田殘軍打敗下來。熊克武回萬縣以後，對我和劉湘非常恭順，我們一說缺米缺糧，他便忙不迭的照送不誤。大概他也知道，倘若我向他發動攻勢，他在萬縣即將存身不住。

民國十一年七月七日，我們對外說是祕密出動，檢查貨物，調集了一師精銳，分乘五艘大輪船，清早由重慶起碇，黃昏時分就駛達萬縣二十里處。這時候我命令拋錨停泊，五隻輪船就在江心裏等待天黑。

天一黑，我便率衆捨舟登陸，悄悄進抵萬縣街市附近，突然間槍砲齊鳴，大聲鼓噪，趁熊克武的部隊毫無戒備，一舉攻入市中心區。熊克武的長衫軍，當時已經來不及集合了，就此四散潰逃，熊氏本人率領殘餘之部，急急往西逃竄，最後抵達梁山集中。

我這一支奇兵，兵不血刃，佔了萬縣城池，按照我們早先擬訂的計劃，劉湘所領的一支軍，這時已經攻佔長壽，正向梁山進軍途中。於是我乘得勝餘威，分一半軍隊跟在熊克武後面急追，終於使熊軍陷入前後夾擊的陷阱，打得熊克武全軍覆沒，落荒而走。

兩軍會合，先頭部隊仍然由我親自指揮，當時涪陵、萬縣、忠縣三城俱下，熊克武的地盤全部被我們接收。我軍北進已經到了大竹，直拊渠江左岸，那裏是何光烈的勢力範圍。我的計劃是不妨進軍到此為止，先休養生息，撫輯逃亡，收編熊克武軍的潰散部隊。可是前敵總指揮是劉湘部下的一名旅長，名字叫李樹勛，此人桀驁不馴，不聽調度，他竟自作主張，乘勢攻打順慶府，惹出了一場無妄之災。

順慶府守將何光烈，是田頌堯部下的一名旅長，所部五六千人，訓練有素，能征慣戰。何光烈這個人傲骨

嶙峋，目空一切，在順慶府駐紮了好幾年，跟當地民衆也處得很好，他和鄧錫侯是同學，在川軍中素以治軍明著稱，不是輕易可惹的人物。這次我們要打熊克武，就怕田頌堯可能會幫熊克武的忙，出兵包抄我們的後路，事先特地派人到他那邊，送了一筆重禮，套套交情，深相結納。

熊克武退守成都城

那曉得李樹勛不遵命令，貿貿然的去打順慶府。他忽略了順慶府在滿清時代是川北的兵略重鎮，綠營兵的順慶營便駐在這裏，城池高大堅固，嘉陵江繞城半匝，向來是易守難攻之處。李樹勛一旅人左衝右突，一直只有在城牆外面挨打的份。全旅死傷慘重，節節敗退不算，還當場陣亡了一位團長。

田頌堯、鄧錫侯，和劉存厚，都是聲應氣求，互有默契的。平時各行其事，不相統屬，一旦有警，立刻就會團結合作，槍口朝外。李樹勛惹了麻煩，劉湘連忙派人向田頌堯跟鄧錫侯講和，同時直接打電報給何光烈，說明這次誤會，完全是李樹勛不聽節制，私自行動，他說我們願意退出已經到手的廣安，表示和解的誠意。但是何光烈還在拿騷，拒不答應，我們迫不得已，再饒上一個大竹縣，雙手奉送給他，這場糾紛方始宣告解決。

熊克武的地盤丟得精光，退到成都附近，因為他有孫中山先生的背景，田頌堯、劉存厚、鄧錫侯他們便擁他出任川軍總司令，又一次造成蓉渝之間的對峙局面。不過在那時候，我們渝方爲了應付事實的需要，在北平和廣州同樣的都派有代表，密切聯繫。

雖然一舉攻佔了萬縣，川東富庶地區被我們全部囊括，可是擊潰熊克武的結果，却促成了熊、田、鄧、劉的團結。熊克武逃到成都，又和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聯合起來，組成強有力的軍團，以應付我和劉湘日漸

增大的壓力，從此我軍北方，又是強敵窺伺，亟亟不可終日。這個強敵不解決，說不定會有那麼一天，我和劉湘也蹈了熊克武的覆轍。

跟熊克武他們再打一仗不難，我們有把握對付得了田頌堯、鄧錫侯和劉存厚的聯軍，問題却在於貴州省兼黔軍總指揮袁祖銘，他手下有兩師一混成旅，是我們的後顧之憂。要跟熊克武他們打仗，勢必是一場性命相搏的惡戰，我們必須使盡全力，以求勝利。到那時候，袁祖銘不說幫忙熊克武，就爲了他自己的利益，眼看素稱富庶的重慶空出來，他一定會從貴州北上，乘虛而入，揮軍進駐重慶，果若如此，我和劉湘就糟了。

在這種苦悶不堪的僵持局面裏，我們勢必要打開一條出路。軍事力量不足，我決定輔以外交手腕。首先我派人結納袁祖銘，信使往返，絡繹於途，終於雙方都在竭力表示友好。袁祖銘再三聲明：他決不和我們構成任何衝突，我們也保證決不侵犯黔軍，雙邊友好協定成立，我更進一步的請袁祖銘到重慶來舉行會議。開門見山告訴他說：四川必須統一，川北殘餘勢力必須肅清，——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。我又出奇兵，乾脆請袁祖銘參加出擊，我公開承諾，川局平定，攻下成都，我們就把涪陵一帶劃歸他的防區。

袁祖銘很爽快的答應了，誰知道他別有用心。雙方訂立協議以後，我的部下還曾向我提過：袁祖銘是客軍，我們不撵跑他已經够客氣的了，怎可以再許給他涪陵一帶膏沃之地。

我聽了微微一笑，我解釋給他們聽：現在我們的目標是統一全川，消滅盤踞川北的敵人，等到我們掌握了全省，力量够大了，如果袁祖銘想仍舊回到貴州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幫他驅逐勢將繼他而起的周西成呢？

可是袁祖銘並沒有合作的誠意，他分明是爲見風使舵而來，他一口答應跟我們聯合攻成都，但是一路上他的部隊始終都在後方逡巡，隨便怎麼他都不肯出擊，這一來他使我添了很大的心事。

這時候，開府洛陽的吳佩孚，和我訂有密約，他極願助我統一全川，我向熊克武進攻，他將從駐紮鄂西的北洋軍中抽調勁旅，作爲我的後援。

我揮師由成渝大路仰攻，打到內江附近，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的聯軍死守不退，兩軍激戰多日，我的部隊傷亡甚多，雖然不算失敗，但是我必須率師後撤，重新整頓。這時候，吳佩孚派來的援軍已經快到榮昌，我決心將部隊撤到榮昌的前一站——隆昌縣，和援軍會師。

駐在後方的參謀人員，他們是負責與援軍切取聯絡，協助一切的，這些聯絡參謀寫密函來報告我，他們說：吳佩孚派來的援軍有張克齋的一個旅，人馬衆多，武器犀利，但是，就怕他們沒有作戰的決心。他們請我特別注意這一點。

吳佩孚派一旅來援

我回師隆昌以前，命張克齋佈置在隆昌前線，將前方佈署完畢，我才率部撤到隆昌附近，將部隊紮在城牆兩邊積極整頓。幸好，敵對的熊鄧田劉聯軍，大概也是因爲傷亡過重，亟待整補，他們並不會追趕上來，兩軍之間保持一段距離，又形成一個長時期的相峙局面。

和張克齋見面，檢閱過他的軍隊，北軍人高馬大，魁偉雄壯，武器服裝，以及一應配備，都比川軍優良。照說這支部隊應該很能够打仗，但是我跟張克齋接連談過幾次，我立刻發現，我的聯絡參謀，判斷十分正確。張克齋彷彿是到四川來助陣吶喊，壯我聲勢的，他們不是不能打仗，而是不肯打。每次提到進攻，張克齋不是顧左右而言他，便是眉頭緊繃，面有難色，他說北軍遠路而來，在四川作戰，萬一受了損失，補充極爲不

易。我說有什麼問題呢？四川的壯丁多得很，你需要人，我隨時可以給你補充。張克齋顯然是在藉詞推托，他又支吾過去，我不禁一聲浩嘆，從張敬堯到張克齋，北軍北軍，如斯而已。

隆昌四門狹窄，城池也小，但是成渝大道，亦即所謂的東大道，却直貫城中而過。大部隊進退，人馬輜重這麼多，萬一情形稍微混亂，極可能將城門堵塞，那就非常危險。每次想到這個問題，我都憂心忡忡，認為這個小城附近，實在不適用於駐紮大部隊。

一日清晨，我帶幾名衛士，騎馬出城，遶行一週，當時被我發現另有一條石板路，恰好遶城而過，由隆昌城的北門遶到南門，我很高興，回城後立刻召開高級軍官會議，並且指定張克齋務必參加。我在會議上將榮昌週圍的道路情形詳細解說了一遍，我甚至點明了說：倘若我們必須從隆昌撤退，我們的撤退路線必須遶着城牆走，切勿不可穿城而過。

在隆昌和敵軍相持了兩三個月，敵方發動試探性的攻擊，張克齋旅在前方和敵人一接觸，頓時就垮。他率部撤退，匆忙中忘記了我的叮嚀囑咐，急急的往隆昌縣城退下來。一般部隊行進的方式，都是人馬在前，輜重在後；張克齋這一撤退，當然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北軍糧秣輜重衆多，前方連槍都沒有怎麼放，糧秣輜重可以說動都不曾動過，後面敗兵催得急，以後隊作前隊的輜重，三五匹馱馬一擠，就把城門給堵住了。當時我還在城裏，對於張克齋的動向特別注意，我聽說他撤退，立刻下令他的部隊退到永川集中，後來我又怕他忘記遵照我指示的撤退路線，再補一道命令給他，叫他由北門遶南門，不必經過隆昌城。張克齋接到我命令的時候，城門堵塞的嚴重問題已經發生，他居然連個向後轉都來不及喊，却反而按照通常的規定，由旅部下達命令給團部、營部、連部，於是他的部隊進退維谷，亂哄哄的擠成一團。

我在司令部裏指揮全軍撤退，忽然聽到外面人語馬嘶，喧聲震天，急忙跑出大門，登高一望，但見人高馬大的北軍，宛如龐然大物，陷在一條小溝裏面，層層疊疊，挨挨擠擠，幾乎把隆昌城內的那一截東大道，都給塞滿了。我心想這還了得？萬一敵軍跟蹤而至，那他們真可以聚而殲之，亂糟糟的張克齋旅，豈不是連個還擊的機會都沒有嗎？

驚了驚，我立刻翻身上馬，在亂軍中找到了滿頭大汗，束手無策的張克齋。他一見我就愁眉苦臉的說：『這下可搞糟了，南門北門全都給堵死啦！』

我搖頭苦笑，點醒他說：

『南北兩門被堵，還有東西兩門呢？你為什麼不遶道走？由北門再轉東西門大道？』

這一來，他如夢方醒，撥轉馬頭，奔向西門，跑兩步，他像突然想起似的，轉回身，跟我敬一個禮。

我還怕他摸不清路徑，不放心，便催馬上前，親自帶着他，和他驚惶失措的部隊。出了西門把他們送上遶城的石板路。

張克齋這一次撤退，十足編制的三個團，一共損失了一個多營，一門砲，和無數的輜重。實際上，在隆昌防衛戰裏，他們却等於一槍都沒有放。

隆昌以下，就是永川，再往東北，來鳳驛、璧山一線，東大路穿過平原，沿途無險可守。我一看情形不對，決定索性退守重慶。守重慶抵拒北來的敵人，必須在嘉陵江兩岸設防。退兵途中，張克齋就向我要求，最好不要調他的隊伍入城，我當時就答應了他，將他的部隊，佈置在自江北悅來場、華塋山的一帶。那邊也有一條大路，直下重慶對岸的江北。我雖昇予重任，却是時刻對他很不放心。

重慶古來有『天生重慶』的俗諺，從來易守難攻，它的地形非常特別，浮屠關（抗戰時期改名爲復興關）以高屋建瓴之勢控制全城，嘉陵江和長江三面環抱。倘若沒有小型的海軍支援，浮屠關一失，守軍便無路可退，而且以當時的情勢，敵軍如果控制了長江上下游，我們無異陷入四面包圍。

還有一點，重慶雖然富甲全川，但是城內居民甚多，軍民糧糈，全靠長江和嘉陵江絡繹而來的糧船，我曾多次守重慶的經驗，深知兩江的糧船一斷，重慶立將無法可守。

我和劉湘分道揚鑣

守重慶打第一仗，我就知道熊克武方面的聯軍此次勢在必得。聯軍在我退守隆昌以後，曾經和我相持兩個月之久，他們自己需要整頓，固爲原因之一，而張克齋一旅及時趕到，吳佩孚援軍的聲威可能也唬住他們一陣。但是稍經接觸張旅便垮，紙老虎戳穿，他們信心大增，勇氣百倍，認定這次一定可以消滅我和劉湘了。

由於軍情緊急，我每天夜晚都睡在浮屠關外的山上，只有在白天的時候，才到重慶城裏，跟劉湘商量些事情，並且到處巡視一下，就這樣日夜辛勤，我總算守了一個多月。後來鄧錫侯的軍隊進駐悅來場，我認爲嘉陵江東岸情勢岌岌可危，不得已，我立派一師人去守張冠鐵山，以免東線生變，那曉得張克齋在江北城裏，看見我這邊部隊移動，他太慌張，以爲我已在撤退，臨時不及通知他，於是他自作主張，將部隊從江北附近拉走，使我方在嘉陵江東岸，頓成空虛，險乎截斷我的退路。

幸虧我當時動作還算敏捷，當機立斷，而且事情也很湊巧。那一天早晨，我循例騎馬進城，到了大街，發現路上有被人踩死的老百姓，橫屍街頭，還沒有收。我頓時曉得大事不好，這些慘死者一定都是搶糧食的飢民

，搶糧食搶出了人命，由此可見重慶糧荒已經到了何種程度。我很着急，快馬加鞭趕到總司令部，見到劉湘，我劈頭就說：

『我們要緊急撤退了。』

『爲什麼？』他怔怔的望着我：『前面不是打得好好的嗎？』

我搖頭苦笑，把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情勢，詳細的分析給他聽。

他聽清楚了以後，默然半晌，然後問我：

『你想往那邊撤退？』

『當然是萬縣，』我不假思索的說：『到了萬縣，我要把隊伍整頓一下，再打回來。如果他們來得太快，我還可以退夔府，下巴東，跟吳佩孚借處地方屯兵。』

聽了我的撤退計劃，他喀然無語，過了半天，他才抬起頭來堅決的說：

『你要退你儘管退，我絕對不走！』

『不走你又怎麼辦呢？』我急切的問：『難道你想等熊克武他們來開談判？』

『要走，』他沉吟了一下才說：『我就往南邊撤。』

我懂，他的意思是想到川黔邊境，跟黔軍通款曲。他不願下巴東，可能因爲他對吳佩孚心懷疑懼。民國十年，湘軍援鄂，趙恆惕趕走了王占元，吳佩孚派蕭耀南援鄂，以蕭代王，任湖北督軍的那一仗，他曾出兵鄂西，被吳佩孚所部中途擊敗，有這樣一段經過，他怕自投虎吻，唯恐吳佩孚跟他算舊賬。

大敵當前，而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我和劉湘暫時分道揚鑣，我按照預定計劃，先到萬縣，劉湘則放棄了

他的基本武力，唐式遵和潘文華的兩個師，什麼都不要了，他通電下野，回到家鄉，徐圖東山再起之計。

我軍撤退之時，張克齋早已讓出了江北縣城，當時情況，真是千鈞一髮，險象環生，幸虧我部官兵訓練有素，撤退的時候秩序井然，行動迅速，聯軍才開到江北附近，我部已經捨陸登舟，順流而下。

劉湘的兩個師完了，我退到萬縣，手下只剩了一兩萬人，敗軍之將，雖有餘勇可賈，但却難以抵禦敵軍勢大，窮追猛打，在萬縣站不住腳，我只好實現我的第二步撤退計劃：下巴東。

巴東在巫峽以東，已經屬於湖北地界，它和四川最靠東邊的巫山縣相接壤，兩縣之間的碑石，是川鄂兩省的界線。民國十一年的巴東，還是吳佩孚部將盧金山師長的防地。我一路敗退出川，盧金山很不把我看在眼里裏，他不許我的部隊入城，叫我們就在城外駐紮。

過不了幾天，吳佩孚知道了我兵敗出川，困處巴東城外的消息，他即刻打十萬火急的電報給盧金山，令他讓出川鄂邊境的建始、利川兩縣，以便我軍歇馬。同時他又電報給我，邀我到洛陽去盤桓些時，『俾慰生平渴想。』

在吳佩孚的兩封急電抵達以前，我部官兵被限制在巴東城外，飢寒交迫，前途茫茫，大家的情緒都很苦悶。川中會戰時已經吃了張克齋的虧，好不容易抵達吳佩孚的勢力範圍，盧金山的態度不僅冷漠，而且嚴峻，因此使我的部下極為憤懣不平，他們曾經看穿張克齋的銀樣蠟槍頭，對於北軍不免有所輕視。有一天我帶一批衛士入城，看見滿街衛兵林立，他們個個服裝齊整，所使用的，都是當時最新式的武器。我的衛士看到那些精良的武器不覺眼紅，悄悄的來跟我說：

『他們的武器那麼好，打起仗來却連一槍都不放，乾脆，我們把他們全部繳械，可不可以？』

『幹不得，幹不得！』我急急的攔住他們說：『我們現在必須跟他們維持良好的關係，這是我們打回四川去的唯一資本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你們千萬不可太衝動了。』

退出四川歌馬巴東

廬金山對待我，前倨後恭四字差堪形容，我到巴東之初，他對我充滿敵意，吳佩孚的急電一到，他恨不得把我捧上天去。他即刻將利川、建始兩縣讓了出來，請我那一兩萬人進駐，然後他妥善安排我去洛陽的行程，調一艘輪船，裝載我司令部人員三百之衆，浩浩蕩蕩的乘風破浪，駛赴宜昌。

動身之前，我先把部隊帶到利川、建始兩縣。利川、建始是湖北最西的兩個縣份，座落在巫山以南，大耀山東邊，這兩個縣縣境極大，城池却很小，地瘠民貧，糧食非常困難。我那一兩萬嫡系部隊，前後駐紮了一年多，不論春夏秋冬，每天所吃的只是包穀（或稱玉蜀黍），尤其當地地勢較高，中秋過後，霜飛冰封



自任川軍總司令時的劉湘，與本文作者楊森先生合作而後分道揚鑣。

，氣候非常寒冷，以致官兵賴以維生的主食包穀，往往要從離境一兩百里以外的地方，由身強力壯的力夫，翻山越嶺，運到城裏。在那一年多的期間之中，我身為主帥，分文全無，一兩萬官兵沒有一個人拿得到薪餉，而他們艱難備嘗，憂患與共，寧可餓死，凍死，窮死，依然固守崗位，效忠於我；這一份精神，至今回想，猶然令我萬分感動。

住在建始與利川兩縣，每天夜晚都會聽到狼嗥，其聲悲感淒淒，懾人心魄。當時我們的處境，正是敗軍遠戍，客地困居，展望來日，前途茫茫，日暮鄉關，真有不盡的感傷。我怕部下聽了這種悲愴淒厲的嗥叫，擾亂他們的心緒，夜裏一聽到聲響，立即披衣離床，抄起手槍，以最快的速度推門外出，想要打狼，可是說也奇怪，無論我想盡什麼方法，總是打不到牠們。有時候，明明聽到狼在門外，縱身躍出，推門外望，却早已影蹤不見。

向地方上的老百姓問訊，他們說：利川建始的狼很出名，牠們都是從城牆外邊跳進來的，夜夜哀嗥，就是沒有人見到。因為這兩處地方，『狼勢猖獗』，兩地百姓，經常相戒：殺豬宰羊，血腥必定要洗乾淨，以免餓狼聞到了氣味，會紛紛的躍入城裏。而當地死了人以後，刨土為墳，也要埋得越深越好。不然的話，餓狼會把死人的屍身挖掘出來，分而食之。

由於我部官兵軍風紀嚴明，人窮，決不志短，當地老百姓，看慣了北洋軍驕橫暴恣，作威作福的作風，對於我們這一批謙虛親切和藹、克苦耐勞誠懇的部隊，反倒覺得十分的親切。駐防一兩年間，軍民和衷共濟，融融洩洩，並無任何不愉快的事件發生。

我自己利川建始，前後只住了三兩個月，因為我第一次到這兩個縣份，是把部隊帶過去，先把他們安頓

好，我稍作勾留，便帶了我司令部的人員，應邀前往宜昌。我將在宜昌城裏，設立我的總部，以便和北洋軍將領，折衝樽俎，爭取奧援，爲我打回去的任務，作積極的準備。

是年我三十六歲，這是我第一次踐履荆宜之境，由利川啓程，循陸路折返巴東，再乘大輪船東下宜昌。這一路上因爲吳佩孚表現熱烈懇摯，盧金山傾心結納，前後判若兩人。我的部隊有了駐地，前途稍顯曙光，因此個人的心情自較輕鬆，遊山玩水，頗覺悠然。到巴東，盧金山予我盛大歡迎，設宴款待，導遊全城。我這才看到了已有千多年歷史的萊公柏，是宋朝名相寇準，在巴東當縣長時親手種的兩株柏樹，巴東人視爲全縣最重要的古蹟。縣城以南，面江的地方有兩座亭子，一名秋風，一名白雲，憑欄小立，江上風情，白雲片片，視界相當的遼遠。

巴東以下，便是秭歸縣，三閭大夫屈原的故鄉，傳說他被流放之後，一日忽歸故居，而他的姊姊也在這時回來，於是這個地名就叫做秭歸了。過秭歸我們沒有泊岸，坐在甲板上，看秭歸城池，依山而築在半山腰裏，形勢有點像是一隻葫蘆。

再進抵香溪，屬興山縣境，興山是一個偏僻的縣份，但是却出過一位傾城傾國的佳麗，王昭君。相傳香溪源自興山縣，流經昭君村以後，由於草木皆香，所以名之爲香溪。秭歸、興山，古時均屬歸州，一州之內出了一位大詩人，一位大美人，豈所謂地靈人傑者歟？

過空舸峽，舊時上水船隻，必須將貨物卸載一空，從陸路運過峽去，再搬上船，由此可見江流的湍急，自此逾貢牛峽、扇子峽、沈家坪，距離宜昌三十里，地勢始告不然一變，大有『欸乃一聲山水綠』之概。

到洛陽後，談到我反攻回川的問題，吳佩孚非常熱心慷慨，他很爽直的說：

『子惠老弟，你的雄才大略，我素所深知，今天承蒙你不棄，願意接受我一臂之助，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見外，你需要我派多少部隊支援你，只管請說，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裏，我無不從命。』

我聽了，深感動，起身離座，再三致謝。在回答他的問題時，我想先把我的反攻計劃，簡略的說給他聽，然後，再相機提出我需要他支援多少人馬。

可是，我才說了一個開頭，吳佩孚便微微而笑，雙手直搖的說：

『不必，不必，子惠老弟，你我都是身經百戰的人，各人有各人的作風，各人有各人的打法。你飽讀兵書，我相信你這回不管怎麼打，都打得回去，你的作戰計劃不必講給我聽。現在的問題，只要你告訴我你要多少兵？還有，』他皺皺眉頭又說：『上次張克齋進四川，打得並不好，這一回，反正我部隊的大致情形你都了解，你不妨自己調兵遣將，你需要誰們幫着你完成反攻？』

他表現得這麼豪爽坦白，我也不再客氣，他說張克齋打得不好，其實我看他別的隊伍也並不怎樣了得，爲了保全張克齋的面子，再給他一次爭取表現重振聲威的機會，我還是指明借調張克齋旅，另外又要了宋大霽的一個旅，此外，我臨時想起了于學忠，因為我曾和他談過幾次話，覺得他這個人的學識經驗都不錯，他帶的兵，應該是很能打仗的。

這樣，我算是一共向吳佩孚借了兩旅人，和于學忠的一團，加起來，整整是一個師的兵力。

吳佩孚當時毫無難色，一一應允。

晚間，他又大張筵席，預祝我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早日勝利回川；談着談着，他忽然又說：

『其實，子惠老弟，我的隊伍這麼多，你就再多帶些人去，也未始不可。』

『謝謝，』我應聲作答：『仰仗玉帥的虎威，有一師人就儘够了。』

他嘻嘻大笑，滿飲一杯，又詼諧的跟我說：

『子惠老弟，咱可把話說在前頭，我的部隊你儘管帶去，糧餉械彈，照舊，一概由我負責，免得你又要作戰，又要大費張羅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我也故意這麼說：『幸好玉帥先這麼說了，不然的話，連吃這頓飯的時候，我都在暗暗的發愁呢。』

於是，滿座轟堂大笑，都說四川人的幽默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吳佩孚心裏高興，他自動表示要給我下一課，看看我此一去，前途如何。吳佩孚在不得志的時候，曾經以秀才的身份屈爲算命先生，據說他卜卦極準，他的部下都極其信服。那一晚，他爲我卜出一個上上大吉的卦，引起滿座人士，紛紛向我敬酒，道賀。和我同去洛陽的黃毓成，當時也是非常之興奮。

洛陽行終於宣告結束，吳佩孚派了軍樂隊，親自把我們送到火車上，赴鄭州，轉漢口，積備佈置反攻事宜。

爾虞我詐爭相結納

由漢口鼓輪西上，回到利川，又折向建始去巡視了一下，我那一萬多忠貞的幹部，就這麼每天吃包穀渡日，拿不到一毛錢的薪餉，整整的撐過了一年苦難的時光。我去和他們會合的時候，時值嚴冬，川鄂邊境地勢頗高，士兵們連套棉軍裝都沒有，瑟瑟縮縮，偎倚取暖，種種情況，看得我十分心酸。

我來時，沿途看見山間樹木甚多，利川附近的一座山上，一間廟宇的週圍，盡是密植的松林，我見士兵們

實在冷得受不了，我請地方首長和士紳廟祝開會，問他們是否可以到山上去砍些柴火，燒來取暖。當地人士對我們實在太好，他們欣然應允，甚至還自動表示，願派民伕爲我們嚮導、幫忙。

吳佩孚調集而來的援軍，運輸整補還需要一段時期，因此，這一次我在利川、建始兩縣輪流的住，前後又住了三四個月。在這段時期之內，吳佩孚開始發給我軍的給發，官兵們這才吃到白米飯和魚肉菜蔬。一棄他們從前吃得怕了的玉蜀黍，那些玉蜀黍還是兩地縣政府就公糧中撥出來供應的呢。

一面擬定作戰計劃，一面積極訓練士兵，公餘之暇，閒來無事，我便邀些地方上的人，到城外深山叢嶺中去打獵，鄂西山高林密，原始莽原所在多有，野生動物數量不少，明明是很好的獵場，但却由於當地居民沒有養成風氣，打獵的人極少。記得在那時候打獵真是過癮之至，每次出去，必定滿載而歸。

我的反攻計劃，兵分三路，右翼以吳佩孚的一個師爲主力，從宜昌溯江而上，仰攻夔府、萬縣，直薄重慶，算是主攻，中央由我軍一部自利川越過邊境攻取萬縣，然後再往西走，下梁山、大竹去打成都，這是從前歷代入川的交通孔道，也是兵家必經的路線。我相信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他們，一定要分出一支兵力，加以阻遏，如果他們對這一支兵不敢輕忽，那麼他們勢將落入我的陷阱，因爲我以上兩路完全是佯攻性質，勝則乘勝直入，敗亦可以分段作戰，分散他們的兵力，掩護我另一彪奇兵。

那一彪奇兵由我親自率領，採取一條古時用兵的路線，由利川往西走，翻過橫亘川鄂邊界的七耀山脈，南下石碄，北攻忠縣，忠縣一拿到手，萬縣和重慶之間的交通就全部截斷。到那時候，聯軍的主力爲了應付我右翼和中央的攻勢，一定會集中在萬縣附近，據險而守。這樣，我不但抄了聯軍主力的後路，和中央、右翼三路夾攻，圍而殲之。同時，我更將使渝萬之間首尾不能相顧，聯軍本來就是烏合之衆，我有把握把他們打得四散。

潰逃。

我爲什麼會採取這一條奇兵突出的進攻路線，完全是因爲我讀史得來的靈機，忠縣的東北，就在長江北岸有一個石寶寨，它是明朝唯一的一位女將軍，也就是平定保僱族永甯宣撫使奢崇明之亂，萬歷年間被封爲都督僉事，領總兵官秦良玉的故鄉。秦良玉是一個文武全才的女子，胆識俱壯，善於騎射，還能寫很好的詩詞和翰墨文章，她嫁給石硅宣撫使羅千乘，石硅就在忠縣的正南方，七耀山下，石硅河旁。

萬曆年間（民前三三九年起），馬千乘調去征伐播州，秦良玉穿男子的衣裳，帶一支精銳，裏糧自隨，馬千乘戰死，她便代領餘衆，建下很多的功勳，崇禎時，她曾一再擊敗張獻忠、李自成的股流賊，使賊兵不敢犯境。由於秦良玉的故事，我深知石硅忠縣是古來用兵之地，它所佔的形勢極爲衝要，但是據我所知，聯軍在這一路根本就沒有什麼防範。

十一年冬，三路大軍入川，聲勢十分浩大，北隊挾吳佩孚的聲威，沿江直攻，敵方的聯軍簡直沒有打，讓他們一路勢如破竹，揚長直入，過碛石，克巫山，連四川的門戶，北岸刀鋸，南岸斧削的夔門，也一槍不放的棄守。『夔門天下雄』，過此，越雲陽就可順利無阻的進抵川東首埠萬縣。

當時，敵方的情勢，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各部，各擁有兵力五、六、七、八萬人不等，總加起來，可謂十倍于我，但是自我失敗出川，劉湘宣告下野，聯軍雖然佔有全川，步調既不統一，爭權奪利猶在繼續進行，所以我說他們全是烏合之衆，不堪一擊。

很不客氣的說，在川軍將領之中，資格老，戰略高，慣打硬仗，能出奇兵，士卒能够爲之效死，省境之外可以獲得有力奧援，只有我楊某一入。我過去的戰史，以一營兵力平定川北，護國軍中參贊戎機，深獲蔡松坡

的器重，渠壩驛反攻親手奪砲，川滇軍與克復瀘州，死守成都擊潰滇軍，一戰解決滇軍在川的心腹之患，這些戰功不但昭昭在人耳目，而且也爲四川同胞所津津樂道。當然，我也有若干次打敗仗的紀錄，獲勝的對手方，都清楚那純粹基於政治運用的失敗，人謀不臧，非戰之罪。

故所以，當時的四川將領，對我向不以成敗論英雄，我勝他們恭順的俯首聽命，我敗，也沒那個敢起落井下石之心。不但如此，他們還唯恐爭取我不夠積極，可能會讓他人捷足先登，因此，我在民國十一年進攻聯軍失敗，偏處鄂西，敵方的聯軍將領，還不斷的有人跟我私通款曲。

把握了他們畏我懼我的心理弱點，我就能縱橫捭闔，各別擊破。我前後四次攻成都，但凡我一出兵，川中將領立刻就成立聯軍，聯軍在打我的時候確曾協力同心，然而我一失敗，聯軍陣營必將發生裂痕，任何一方都想和我單獨媾和，結爲『患難朋友』，因此爾虞我詐，爭相結納，反而一次又一次的，替我製造東山再起的機會。

我回師反攻的時候，聯軍將領正在各就各位之餘，想起了要兼併別人的地盤，山雨欲來，風聲滿樓，而我趁此時機遂行反攻，更叫他們心慌意亂，不知何所適從？鄧田劉不顧前線軍情緊急，都集合在重慶城裏，你疑心我，我疑心你，始終攪不清楚，究竟是誰在爲楊某作『內應』？將帥無信心，士卒乏鬥志，只留下熊克武一個人，勢孤力單的守住萬縣。

奏凱歌入駐重慶城

當年我這一支奇兵，翻山越嶺，通過了七岳山脈。我的進軍路線，是越過川鄂邊界磨刀溪，進入川境，然

後分兵兩路，一路由我親自率領攻忠縣，一路南下石碛，再從石碛西行下鄂都、涪陵。這樣又可以走到我軍之前數百里，自此直指重慶心臟。

過磨刀溪，是四川和湖北接壤之處，山高水急，林肅澗寒，我一生頻歷名山巨川，發現但凡兩省交界的地方，不是高山，便是激流，再回想古人『據險而守』這句話，可見劃定界限，古往今來確曾煞費苦心，而在秦漢以前，這些省界不也就是國界嗎？

磨刀溪形勢絕險，熊克武派了一支小部隊，在此扼守，他們見我親率大隊人馬，漫山遍野而來，放了幾槍，虛應一番故事，就此向後轉，四散奔逃。於是我部毫無傷亡，順利回返四川。我麾下的官兵一路都在歡笑，說是熊克武派隊在磨刀溪歡迎我們，放了一陣鞭炮。

我們打進了四川省境，官兵們人人容光煥發，歡天喜地，於是我催促大隊輕騎疾進，一直攻到忠縣，佈署攻城方畢，竟然發現聯軍早已撤走，忠縣已成一座空城，老百姓派了代表來，歡迎我們進去。

這時候，我們得到消息，熊克武已經放棄萬縣，連梁山方面俱無敵蹤，於是我兼程而進，把川東要隘梁山也克服了。

三路兵馬，果然應了吳佩孚上上大吉的那一卦，幾乎兵不血刃，就把川東一帶全部歸我掌握。我從梁山再回萬縣，開始策劃一股作氣，打回重慶去。

這時，熊克武也退回了重慶城，正在和一些有關人員大開談判，爭權奪利，一談到要應付我這個強敵，卻又沒有一個人肯於出力。

照他們的想法，如果能够派人跟我辦交涉，將川東自萬縣以東，梁山以南的地方，全部移交給我，也許我

就可以心滿意足，不再汲汲於攻重慶了。但是應該派誰來和我商議呢？商議了幾天，他們由於不信任，仍然還在舉棋不定。

面對這一批分崩離析的聯軍，我心知重慶指日可下，也必須挾勝利餘威，一舉平定川局。因此我將三路兵馬合而爲一，趁他們還在踟躕猶豫，我部已經推進到重慶對岸的江北。

克復重慶的這一仗，由於作爲前隊的于學忠這一團，推進得太快，認真說起來，還是很危險的。于學忠當時的位置過於突出，而跑在他後面的恰好是只能虛張聲勢的張克齋，于學忠進佔重慶對岸的江北縣城，熊克武的主力却正在張官鐵山。他若要有心抵抗，于學忠那一團人必定會被他喫掉，然而，可能是這位後來做到平津警備司令、河北省主席的于學忠命大福大，張官鐵山上的守軍剛和于團接觸，打了沒有多久，聽說重慶城裏的聯軍已經開始撤退，熊部毫無鬥志，倉皇撤走，讓于學忠在江北縣城裏穩定下來。

於是。我又凱歌歸，入駐重慶山城。

與我南方緊相毗鄰的貴州，新興勢力周西成崛起，驅逐其他力量，自任黔督。黔軍袁祖銘的部隊一萬多人，駐守四川綦江，恰好佔住重慶南方的孔道。袁祖銘驍悍善戰，實力不可輕侮，他因爲佔據了川黔之間的衝要地帶，一時成爲各方籠絡，舉足輕重的人物。周西成接濟他，要他把守貴州的大門，熊克武拉攏他，希望他能襲擊我們的後方，南北夾攻，一致把我們打垮。至於我們呢，也是只有跟他虛與委蛇。照理說我們並不怕他，認真要解決他也未嘗不可，但是我們投鼠忌器，曉得在他背後，還有周西成在虎視眈眈，讓他駐守綦江，自有使他成爲川黔之間的緩衝的意味。

第二次攻成都，照舊由我担任先鋒，出發前夕，回想民國成立以來，進成都，出成都，週而復始，舊事重

演，簡直記不清有多少次了，內心頗有深切的感慨。民國十一年二月，農曆新年過後不久，我便率師出征，浩浩蕩蕩，從重慶殺了出去，沿成渝公路，順利推進到內江附近。

劉湘不該臨陣賣友

內江，是賴心輝的防區，照劉湘的意思，可以跟他辦交涉，借路，但我認為兵貴神速，同時賴心輝實力有限，倘如順道把他解決，至少可以除去一個心腹之患，因此我主張硬打，——他既然甘心為熊鄧田劉聯軍擋頭陣，我又何妨拿他祭旗開刀？

成渝公路，恰以內江為中心，山川清秀，文風很盛。有平疇百里，種植甘蔗成林，迤邐天邊，全川糖產，素以內江號稱第一，因此內江古有甜城之稱。境內有花萼山、石筍山，在防禦上並不能起什麼作用。所以我攻內江，當面的部署，完全按照通常的正面作戰方式，砲兵掩護步兵推展，步步為營，左、中、右三路齊頭並進。

雙方一接觸，我便以猛烈砲火壓制敵軍，起先我以為賴心輝不會全力抵抗，我的攻勢無異摧枯拉朽，但是幾次衝鋒，都被他們打退下來，我這才知道，非出奇兵，不可能在短暫時間以內攻克縣城，而曠日時久，有利於鄧田劉聯軍的集結和佈署。因此，我派一支特別支隊，利用江流掩護，繞到敵陣後側，向賴心輝的司令部襲擊，果然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。特別支隊順利得手，進佔了他們司令部，賴心輝匆匆逃走，僅以身免。他的參謀長李宏鯤，被我軍生擒活捉。

司令部都給我軍佔了，當前敵軍驚惶失措，四散潰竄，我軍因而整隊開入內江縣城，繳獲了不少械彈輜重

，特別支隊將李宏鯤護送到我總部，老同學見面，頗爲僥倖。我不但不能殺他，還要備酒給他壓驚，寫信通知他的家眷，說是李宏鯤在我這裏，一定會特別優待，請他們放心，不久打完了內仗，再由他自行決定行止。

內江克服，距離成都還有五百多里，可是一路全無敵蹤，我推測熊克武的戰略，大概是要引我到成都附近，找一處險要的地方，和我決一死戰。

這一處險隘，我料準了是龍泉驛。

熊克武避免使陣線拉長，他置重兵於黃龍溪的龍泉驛，因爲由重慶仰攻成都，這是必經的要隘。辛亥四川革命初起，軍政府爲了阻擋領兵西上的端方，便把這個要隘交給我防守，那時我還是個記名督隊官，部下只有一連人。在龍泉驛住過很久，對於附近的地理相當熟悉。我知道敵人兵力比我多，又佔盡了以逸待勞居高臨下的優勢。因此便想施展我一向擅長的快攻手法，不安營，不紮寨，前軍到齊，立刻展開一場天崩地坼的惡鬥。

幾個鐘頭打下來，龍泉驛的守軍，以熾烈的火網封鎖了我們的進路，我部下一波一波的往前猛衝，却始终無法越雷池一步，更嚴重的，是敵方的傷亡我們全無所知，而我們自己確實已在龍泉驛前遺屍纍纍。我最得力的憲兵團長楊天驊，由於奮勇爭先中彈殞命，他這一死使我非常難過，旺盛的軍心同時也受到了挫折。我眼見本部官兵犧牲慘重，亟待後面大隊人馬的支援，左一個電報右一封告急文書飛向後方去，却如石沉大海。我正焦灼徬徨，後面傳來令我爲之愕然的壞消息，劉湘居然扯我後腿，他一聲不響，聽到我在龍泉驛被阻的情報，來了一次向後轉，乾脆回重慶去了。這是我與劉湘合作以來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令我寒心之事，——他以爲我在龍泉驛前孤軍深入，受了這麼大的挫折，其結果必定是全軍覆沒。因此他覺得並無北上援我的必要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我並非他的盟友，而爲不得不虛與委蛇的強敵。假手他人犧牲掉我，和放棄取成都與我平定全川的機會

，至少是相等重要的事。否則的話，他斷乎不會做出這種不合情理的事情來。

劉湘這個人，相貌堂堂，但却最工心計，無所不用其極。我一生閱人多矣，然而像劉湘這種表裏截然相反的人物，確實是平生罕見。任何人見了劉湘的面，都會被他虛偽的外表而炫惑，他的外貌在威武謹嚴中透出和悅與親切，令人一見便覺得他是一個極好相與的朋友，他有魁梧的軀幹，方頭大耳，高額隆準，眉毛彎細，表情和善，他可以說是南人北相。但是和他相處久了，首先便會發現他眸子不正，口蜜腹劍，他的成功與失敗，全都在於他過於耍弄手腕，煞費心機。

當時我在前方，左等右等，得不到後方半點消息，而熊克武他們反倒看出了我的弱點——後隊回撤，決無援兵；因此他們竭盡全力，從早到晚，輪番攻擊，打得龍泉驛前硝煙彈雨，灰塵蔽天，我部官兵死傷一天天的增多，再打下去真的要全軍盡墨了，無可奈何，我只好下撤退令。乘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，移後隊作前隊，全線總撤退。幸好我部訓練有素，動作非常敏捷，而熊克武屢為敗軍之將，他有自知之明，曉得他無法啃得動我，於是按兵不追，讓我沿途順利無阻的回到了重慶。換了任何一個人，對於劉湘的臨陣賣友，一定會大興問罪之師，說不定要引起衝突，但是我『能忍自安』，我奈下脾性隱忍不發——小不忍則亂大謀，撕破了面皮彼此難堪，何況我實力受損，短期間內還必須跟劉湘通力合作，多樹一敵不如留個表面友好的餘地，反正我這一次大虧已經吃定了，鬧開來也是彌補不了的。

不過我倒不是托朋友去跟賴心輝打了招呼，並且把李宏錕好生護送回去，賴心輝照說是中立的，他只是擋了我大軍的去路，所以我不得不拿他當了開刀祭旗的犧牲，使他受到很大的損失。我不惜跟他言和，訂立口頭攻守同盟協定，我許諾他以下兩點：

一、來日我再出兵，打垮熊克武，統一全川以後，我必重新分配四川地盤，對盟友賴心輝，尤須特別加以『優待』。

二、如果以後我要進軍成都，事先一定徵求賴心輝的同意，免得像這一次一樣，毫無必要的自相火拼。

賴心輝很滿意，於是我又重作進攻成都的佈署。由於前回吃了啞巴虧，這次我一再的堅持，劉湘、袁祖銘和我三支隊，要進便齊頭並進，要退則一道兒退。

誓師出發，軍容更盛，大軍進發前夕，另取西北路線，由銅梁大足間取安岳樂至等縣，向成都挺進，事先知會賴心輝，果然得到他讓路的許諾，不向我左側干擾，使我得以順利無阻的進佔店新場。

熊克武全軍盡墨記

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第三次攻成都時，我因為援軍不至，在龍泉驛損兵折將，楊天驊也在那一役中殺身成仁，受了這次教訓，我第三次攻擊便改變了戰略，繞過龍泉驛，故意北走金堂縣，攻擊成都的後路。金堂距離成都九十里，循河水陸兼進就是新都，倘若新都得手，再下天迴鎮，控制成都北面屏障的鳳凰山，成都城裏縱使有千軍萬馬，也都無法再守。所以我進駐金堂以後，眼看成都垂手可得，內心的歡欣鼓舞，真是達到了極點。

然而正在我擬定作戰計劃，安排攻城之佈署，隨軍電台，像雪片一般的傳來急電，熊克武兵臨城下，在他千鈞一髮的時刻，四面八方的朋友唯恐我竟了全功，統一全省，他們並非爲了援熊，而是協力阻我，所以賴心輝進駐安岳，鄧錫侯攻到遂寧，連順慶的何光烈也傾巢而出，將他那一旅人挺進到遂寧和鄧錫侯的部隊會合，

他們用兵的目的昭然若揭，賴、鄧、何三軍構成一條弧形陣線，依照我的進軍路線，步步緊蹙。我抄熊克武的後路，他們便以我之道還我之身，顯然他們是想跟熊克武沉湎一氣，擺好兩路夾攻的陣勢，將我包圍在成都的北邊，金堂新都一帶而加以圍殲。

情勢如此緊急，約好同進退共生死的劉湘與袁祖銘，又一次遂行他們送我入陷阱的陰謀，重施故技，意存觀望，逡巡不前。

當時，我不悲觀，不絕望，朋友一再的背叛，唯有更加強我的鬥志和決心。

我不甘束手被擒，急於掙扎出一條生路，我暫且避過這四路圍我的各部兵馬，我把心一橫，決定先解決熊克武的主力，成敗利鈍則在所不計。

熊克武的主力在潼川（三台），械彈齊全的嫡系部隊，共有四萬多人。熊克武本人，當時正到潼川勞軍，城裏面詩酒徵逐，高朋滿座，他顯然很有把握，要看我楊某這次在陰溝裏翻船。

我留一連人守金堂，虛張聲勢，其餘的一萬多部隊全部緊急夜行軍，轉進新店鎮。新店距中江一百二十里，離潼川三百里，大軍出征的同時，我派出幾小隊諜報人員，先把各路的電線一一破壞，從此敵方聯軍的聯絡宣告中斷。

當日深夜佔據中江，我命士兵休息三個鐘頭。拂曉前，我下令整隊再出發，關照各部隊儘量多帶彈藥，少攜輜重。急急攢趕到潼川前面的洪興場，斥候報告：場裏駐有熊克武的一個旅，旅長名叫魯平洲。我沉着應變，分兵兩路，衝鋒號音一響，兩路一齊猛攻，同時更以勁旅把守洪興場通往潼川的要路，使魯平洲部一個也逃不到熊克武的大本營去。這一仗又以週密的計劃和快速的動作獲勝。魯平洲被我一擊而潰，因後路已斷部隊無

法向南退去，幾於全軍覆沒，這時候，我一面乘勝揮軍長驅直入，進迫潼川，另一方面，我自己則在洪興場歇一口氣，等待後來的劉湘與袁祖銘。在電話聯絡時，聽語氣，我發現他們仍在觀望。

等了許久，劉、袁兩軍影蹤不見，我怕前後的距離拉得太長，只好下令急行軍，以期及早趕上前鋒。那時部隊士氣極旺，人人爭先恐後，齊向潼川進發，遠遠的可以看見城裏燈火熒熒，我正在奇怪，前面爲何沒有槍砲之聲，否是我的部隊逼近城垣就停止前進了，——他們很可能會等我趕到，再下總攻擊令。

還在趕路，前面石板路上，響起急促響亮的脚步声，這是什麼人？正自納悶，來人越跑越近，有人看清楚他臂部繫着我們夜戰的標記，一匹白布，中間印着五寸大小的一個『森』字。

『報告，』他一直奔到我的面前，氣喘咻咻的說：『我們已經進城了。』

乍聽之下，我真不敢相信，天下哪有這麼輕鬆容易的事？我的一萬多人馬不曾聚齊，未聞槍砲聲就已經攻下了擁有雄兵四萬的熊克武根據地？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！我急急問那個傳令兵：

『是怎麼進城的？』

他還在喘息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：

『我們有一排人打進去了，他們正在繳敵人的槍！』

我越聽越糊塗了，一排人，打進四萬大部隊把守的潼川城，居然還能繳敵人的槍？這不是神話奇蹟，就是我的部下變成了天兵天將。

我曉得是傳令兵不完全瞭解前面的情況，也不深究，笑笑，再問：

『開了火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我們都在搶熊克武司令部的銀元，好多好多的錢啊。總司令，這是我搶到的，統統交給你。』
低頭一看，他手中可不是滿捧着大把的銀元？看起來他的報告不假，潼川一定是已經給我們拿下來，只不過，過程沒有他所說的那麼簡單。

我得領軍入城，沒有時間跟他多談，我說：

『把那些錢收起，作爲給你的獎勵，你就跟我一路前進。』

夜空中，我向四面八方緊緊跟隨的弟兄高聲大喝：

『潼川已經克服了，我們快快跑去支援前面的弟兄！』

大家聽到這捷報，萬衆騰歡，山搖地動，一萬多人一股作氣往前衝，一口氣衝進城裏，果然，四門大開，滿街都是臂纏『森』字符號的我軍健兒，見了我，歡呼雀躍，勝利、萬歲之聲不絕于耳。

劉湘迷問你在那裏

我率衆進駐熊克武的司令部。情形相當紊亂，我部下的師長旅長都還沒有到齊，我找到首先進城的部隊指揮官，問他這一次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的經過。

他說：熊克武自恃兵多將廣，根本就沒有把我們擺在心上，他以爲中江有一團人，潼川站還有一旅，再怎麼樣也不會輕易被我解決，尤其他司令部裏始終不曾得到前方戰況的電報，他還以爲前線無戰事呢，這就是我派諜報隊破壞電報的意外收穫。

於是熊克武這一晚像平時一樣，大張盛宴，招待賓客，正在對酒高歌，開懷暢飲。突然聽到槍聲，熊克武

派他的副官去察看究竟，不料那位副官比他更加懶怠疏忽，深更半夜他不願出門，歇一會兒回來報告，說是士兵賭錢引起衝突，經過他的彈壓，事情早已平息。一番說話說得活靈活現，熊克武自然深信不疑，於是大家繼續猜拳行令，呼盧喝雉。

移時，縣城西南槍聲大作，這不像是士兵衝突胡亂開槍了，熊克武驚疑不定，喊副官，副官不知逃到那裏去了，熊是老革命黨，很細心而深沉，於是他親自拿支槍，帶幾名衛士，跑出司令部查看。一上街，竟然看到臂上纏着『森』字符號的我軍，正在蜂湧入城，他自己的部隊則一人不見。熊克武這才知道大事不好，他回到司令部，催促高級官員趕快開逃。他自己匹馬單槍，急急惶惶，猶如驚弓之鳥，脫網之魚，他知道跑出城危險更大，只好逃到外國人那裏求庇護。他在鹽務局裏聘用的英國人辦公室裏躲了幾小時，後來乘我不備，吊城牆帶一二百人落荒而逃走，經廣漢回到成都。他的高級幹部，如師長余際唐、旅長張冲，都由於一時措手不及，就躲在司令部前一家小商店的貨櫃裏頭，歷時數日，方始化裝逃出潼川。

由於自熊克武以下，熊軍所有的高級軍官，在我軍攻城時一概沒有回到他們的部隊去，因此熊軍各部全都困守營房，既不敢抵抗，又無法逃走。這一來，我用最快的動作，順順當當的俘虜了三個師，編制完整，配備輜重一應俱全。我立刻把他們改編到我原有的三個旅內，擴張為三個師，這一下使我的實力驟然增加三倍。

除了俘虜敵軍改編部隊，我們函獲的軍械真正是堆積如山，我部一共只有一萬多人，但卻函獲步槍三萬餘支，大砲三十餘門，熊克武慘淡經營多年的一支全四川最完整武力，終於在一夜之間轉手，成為我的莫大資本。

經此一次空前大捷，我內心的振奮歡欣可想。為了使朋友們早聽佳音，將近午夜十二點了，我還親自上電

信局，打電話給還在後方觀望的劉湘與袁祖銘，我跟我那個興奮過度的傳令兵一樣，在電話裏劈頭就說：

『我們已經攻進了潼川。』

『真的？』劉湘在那頭驚得叫了起來，他喃喃自語的說：『不可能吧，那有這麼容易的事？』

『我告訴你這是真的，』我放大聲浪再說：『此刻，我就在潼川電信局跟你通話。』

『莫開玩笑，』他還是不相信，在喊我的號：『子惠兄，你到底在那裏？』

『我告訴你我在潼川！』我有點生氣，同時也不知怎樣才能使他信以為真，忽然我心生一計，我叫在我一旁相應的潼川電報局長，要他去跟劉湘報告今夜這一仗的經過，他說得有條不紊，生動詳盡，劉湘和袁祖銘，不由不相信了，他們在電話裏向我道賀，我彷彿聽出他們的賀詞，多少有點言不由衷，當時我也不管，我迅速作了圍攻成都徹底解決熊克武的決定。

說也奇怪，我將熊克武的人員武器編入我的部下，經一日夜的訓練編整，他們對我，非常喜歡服從，與我原來的部下無異，甚至還要表現得好些。閑談時他們便說：總是以得到真正的官方率領，以便爲國建功爲自身立業爲榮。

當上了督軍兼省長

在潼川休整二日，率師經中江攻取成都。我請劉袁他們兩支人馬，不必遠道來潼川，乾脆改變方向，直撲成都。我並且和他們約好，我將親率四五萬大軍，進薄廣漢，在成都攻城戰中，我自願担任最艱險吃重的北路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每天東奔西跑，日以繼夜的辛勤工作，發犒賞，慰問傷患，改編降軍，從事初步的精神教育與訓練，最後，我將降軍和本軍混合編組在一起，就在潼川的校場壩上，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總檢閱。檢閱的成績，使我非常滿意。

出發了，我們進軍的箭頭直指成都北面的廣漢，自此開始了三路大軍會合的成都攻城戰。廣漢守將係劉存厚的一名旅長，名叫劉斌。劉斌的那個旅，實力堅強，加以廣漢古稱天險，城池十分堅固，認真要打起來，我軍勢必要付出相當的代價。總算好，當我們強兵壓境，四面合圍，城裏的劉斌便央請地方年長士紳，出城見我，說是他已決意投降。

我答應了派我手下隨軍征戰的一名縣長，到廣漢縣城去接洽。劉斌確有誠意，他大開城門，迎入我的專使，對我提出的條件，表示一一誠懇接受。我很高興，當日下午率隊入城，宣慰了一番劉斌的隊伍，於是我又平添一支生力軍，而且成都北面的門戶大開，錦城在望，我大可以登堂入室了。

此時劉袁仍在新店場觀望，總以為攻取成都沒有那麼簡單，我將大軍開到成都北門外的昭覺寺，暫且紮營，偵探報告，城裏的熊克武、劉存厚，已經在收拾行裝，準備撤退。我心想這是熊劉的最後一戰，可能他還會施出全力，和我拼鬥，因此我覺得我萬萬不可掉以輕心，一切還是按照正規的作戰步驟，比較穩妥。

我用一團兵駐在北門外，兼向西門警戒，吸引守城部隊的注意，作為佯攻。其餘部隊，則由我親自率領，遶道東門。成都是我舊遊之地，路徑非常熟悉，因此我一舉佔領兵工廠，奪獲子彈數十萬發，彈藥是軍隊的血液，收穫如此豐碩，全軍官兵精神又是一振。這時我召集高級軍官開會，商討怎樣攻城。

劉湘和袁祖銘兩路人馬始終沒有消息，我決定不等他們獨力進攻。事後我才知道，劉袁二位接聽我潼川大

捷的電話，羨妒我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對於我獲得三師人馬和配備，實力因而大增，尤其覺得不安。他們不敢背約招惹我，同時也不願再談什麼三方合作，共取成都，因此之故，他們始終未動。

劉衷二人造成讓我唱獨角戲的情勢，我不服氣，偏要唱給他們看看。蓉城古都，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，城分內外兩重，險峻堅固，說它是金城湯池，實不爲過。熊克武乍經大敗，但成都是他防區的首邑，當然還有可觀的兵力，我縱有必勝把握，却也要爲將傷亡減到最低限度打算，當時我儘在苦苦的想，應該怎樣出一支奇兵，把熊克武的殘餘之衆連根剷除。

有一位兵工廠的老技工，鑒於我軍軍紀嚴明，對於民間秋毫不犯，他很感動；同時也希望我軍獲勝，從此可以長駐成都，他自動的請求見我，說有機密大事報告。

我正在面對地圖深思默想：聽勤務兵這麼報告，先想隨便派位參謀，見見他就是了，然而繼而一想，『得道多昌』，仁民愛物應該是我今後從政治軍的最好原則，我不願被部下看出我稍有意忽輕慢的表現，於是我一躍而起，吩咐勤務兵把他請進來。

那是一位鬚髮半白的老先生，道貌岸然，面容端肅，他說了些仰慕欽重之類的門面話，我正襟危坐的恭聽，嘴裏連連的謙稱不敢當。我的誠懇謙沖使他很滿意，接下來他言歸正傳，低聲我告訴我說：

『成都城池堅固，守軍的防務也很嚴密。將軍挾雷霆萬鈞之勢以來，照說熊克武應該識時務者爲俊傑，衡量螳臂既難擋車，就該及時撤走，免得大軍來時，滿城百姓跟着他玉石皆焚。但是他不此之圖，也是沒法。將軍，』他湊近我耳邊說：『百密也有一疏，就在附近，成都造幣廠的後面，有一條素來鮮爲人知，運輸燃料等物的小徑，並且在城牆上，架有堅固的木梯直通城裏廠中。我在求見你之前還曾去實地看過，這一條路的前後

左右，居然連一個守軍也沒有。』

『真的？』

我喜得差點跳了起來，只要他所說的話屬實，那豈不是天使我成功？我當時就急急的問他路徑，他却說：

『反正沒有多遠，我親自帶領你們走這一趟好了。』

我又是一喜，連連向他道謝。老先生莞爾的笑，說是謝也不必，一切到我打勝了仗再說。我請副官安排酒食，招待他在我司令部休息，留他不要走開，下令連夜集中一師兵力，由此道祕密入城，先佔領造幣廠，由我親自帶領，循那祕密小徑直攻察城中心。部下有人勸我不可冒險，尤其野叟獻策，誰知道他是否敵方派來的間諜，誘我深入，捕而殺之。他們這種說法自然也可能，不過，我淡然的一笑說：

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凡是作戰，不論主帥士卒，只有將生死置之度外，才可以獲得勝利成功。何況，我看那位老者面貌忠厚，談吐文雅，我不相信他會耍什麼陰謀詭計。』

說罷，我頭也不同的率隊出發，約好我們一進成都，首先就奪下東門，讓城外守候的大軍一湧而入。一路上，人脚枚，馬勒鐙，不聲不響的就從這個空隙進了成都城。我找了一處掩護，先去眺望，東門守軍很多，只是大部份都集中在城牆上面，城門洞裏，荷槍實彈往返巡邏的衛兵，似乎還不到一排人。我一看就知道成功有望，暗暗派兵集中火力，把城牆上的守軍壓制住，然後使一二十人，用最快速度，槍彈和刺刀幾乎同時到達，就這樣，我解決了那批守軍，大開東城城門，城外我軍大隊，已經等得不耐煩了，發聲喊，放幾排亂槍，一湧而入，城裏的熊克武心知大事不好，又是倉皇逃跑，守軍於是不戰而走。

勝利入城，第一件事便是重重酬謝那位引導我們由密徑進城的老先生。千恩萬謝之外，我傳令把造幣廠的

一日所得，統統搬到指揮部來。造幣廠鑄的銀元，共計有兩萬枚，在那時候，已經算是很大的一筆財產，我將這兩萬銀元送給那位老先生，他開心極了，得意洋洋的，在我衛士護送之下回家，從此成了當地的一位富翁。

我以一支孤軍，全無後援，出新店，略中江，入據成都，收編了熊克武三萬多降卒，打得熊軍望風而逃。罷戰以後，放眼全川，真沒有人可資與我抗衡了。這時候，劉湘袁祖銘和我藕斷絲連的回到重慶，鄧錫侯派人來通款曲，約好互不侵犯。當其時也，全川的各路英雄，人人爭奉我爲盟主，承認我是四川的領袖。吳佩孚將軍當時是舉足輕重，名重朝野的人物，正担任兩湖巡閱使，開府洛陽。他打電報給當時的總統曹錕，曹錕對吳佩孚言聽計從，民國十一年五月，北政府明令發表我爲督理四川軍務善後督辦，加森威將軍銜，頒勳二位『等於侯爵』的乙等文虎章。

雖然我成了四川有史以來，督軍兼省長，總領全川軍政的第一人，但我畢竟不曾被一時的勝利成功認爲滿足，我知道『席不暇暖』這四個字的意義，外交內政，軍事佈署，我所要做的事簡直是千頭萬緒，其亂如麻。川督得來不易，我要克盡一切努力，先自安定入手。

對外，我由於國內的大環境本身就是四分五裂，南北對峙，我無法尊誰爲正朔，於是只好純爲四川省的利益着想，採取遠交近攻，廣爲結納的方式，各地重要領袖，我都派有代表，以便聯絡。廣州革命政府方面，自從民國十年起，我便派中學同學陳抱一，担任我和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聯絡特使。北平那邊，有劉泗英做我的代表，專門和總統曹錕，以及他的國務院聯絡。吳佩孚虎踞洛陽，儼然爲華中的重鎮，我也派人就近和他保持接觸。有此三處常駐代表之設，四川便能和外間聲氣相通，爲政治軍，再也不會耳目蔽塞，孤陋寡聞。

雄兵十萬祕書一連

軍事方面，我既入主成都，成爲八方矚目之中心，對於平亂剿匪，統一全川的志向便越爲急切。蓋自辛亥以來，直到我攻入成都的民國十三年三月，四川兵連禍結，幾乎無日不有戰爭，人民困苦，生靈塗炭。如果再讓戰爭長期繼續，其結果一定會搞得民窮財罄，大家同歸於盡，這又是何苦來呢？

我是軍人，懂得力量是一切的根據，戰爭要有力量，和平更須強有力的後援。所以我首先加緊進行擴張軍備，召募正規軍。四川唯一頗具規模的兵工廠既然在我控制之下，我便儘量利用，開始大量生產槍砲彈藥。這一個廠以往的最高產量是每日製造步槍一百支，一月山砲四門。到我手裏，我很快的使它擴充，增產一倍。

當時有人向我建議，像這樣的盲目增產，無異粗製濫造，時間久了，一定會影響產品的品質。他們諷我握苗助長，將來會發覺得不償失。但是他們儘管這麼說，我還是不理。因爲那時我心裏有一種想法，戰爭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槍砲總歸是殺人的凶器，我增產軍火多招部隊，目的在救平全川羣雄割據，政令不行的紊亂局面，所以無論槍砲和新編軍隊，都是短時期所需要的，一旦四川統一，人民安居樂業，這批粗製濫造的軍火，何妨乾脆毀棄不用呢。

我的大目標既經決定，一切準備工作，都在密鑼緊鼓的進行，我所轄的嫡系部隊，在短短時期之內，擴編成爲八個師，和五個獨立旅，人數，允在十萬以上。

軍隊編好，武器齊備，我就要開始『靖川亂』了，我的第一個目標，就是叛將劉斌。他在廣漢向我輸誠，當時表現得倒還不錯，然而時間一久，他率師兼併廣漢、德陽、彰明一帶地區，佔據了川北十幾個縣份，形成

一種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場面，對我構成很大的威脅，因為我無論南征北討，都必須先清除這個肘腋之害。我叫他讓開去，他不幹，於是我派師長楊漢城，旅長雷忠厚，帶兩萬人去打他。劉斌部隊分散，力量有限，當然不是我正規軍的敵手，雙方主力一接觸，劉斌就垮了。一路退到川康邊境的松潘邊區，山巒連綿，疫癘遍地，他實在是苦得無以為活，時窮勢蹙，迫不得已，只好派人來請求我准他再次投降，發誓今生不敢反矣。我考慮再三，最後還是決定調劉斌當我的顧問，叫他就住在成都，隨時派員監視，他的部下，願意遠走高飛的，由我發路費，縱之使去，希望在我軍中吃糧拿餉的，我也優予收容。

我兼併羣雄的第二號目標，是川軍偏師劉成勳（禹九），他曾是代理熊克武的川軍總司令，地盤在川西，也就是富庶的邛邛、雅安左近各縣，地高勢險，種族複雜，我知道攻略這一大勢力，相當艱難。對於劉斌，我採取先禮後兵的方式；對待這位劉禹九，我爲了爭取時間，只好齊頭並進，一面派我麾下最得力的將領，王縉緒與二弟懋修，統軍一師一旅，先佔雙流，再取邛邛。這時候劉禹九見我兵多將廣，勢大械足，他和他的手下，胆怯心驚，全無鬥志，我軍進展一步，他便倒退一里，後來他退無可退了，正在嗟嘆日暮途窮，鄉關何處，他手下的兩名旅長，直截了當的向我軍投降。劉禹九勢孤力單，四面受敵，他終於屈服在我軍威之下，派人和我商討投降細節。我笑嘻嘻的說：

『什麼細節也沒有，劉禹九如果認真服輸，很簡單，我只要他享享清福，你叫他搬到成都來，我們一起住。』

劉禹九懷着鬼胎遷來成都，我熱烈的接待他，殺豬宰羊，盛宴大開，此時川北川西一帶我已掃蕩救平。如今我不管旌旗何指，至少，我已無後顧之憂了。

川南嘉定，是陳福五勢力所及的地區，陳福五的司令部駐嘉定，地方富足，形勢險要，因此他也其志不小。我決心對他加以掃蕩，派師長王正鈞，率正規軍向川南發動攻擊，將陳福五的部隊壓迫到大涼山區的馬邊，雷波。當時在西康方面，有陳遐齡部兩個團，我正驅走陳福五，陳遐齡唇亡齒寒，打抱不平，曾經出兵聲援，當時川邊氣氛相當緊張。後來他看到大勢有利於我，於是順風使舵，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他搶在陳福五的前面投降。